

鄭振鐸著

民族文話

國際文化服務社

民
族
文
話

民族文話
(全一册)

版權
所有

著者 鄭振鐸

發行人 國際文化服務社

上海虹口百老匯路六十五號三樓
重慶中山一路捍衛新村50號附一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初版

自序

我中華民族在發展的過程裏，經歷的「驚風駭浪」實不在少數；但却繼續的發展下去；消納了無數的少數民族，擴大了許多的領域。到了現在，我中華民族是漢、滿、蒙、回、藏和其他小民族的一個集體。經過了幾百年乃至幾千年的同化、消納、混合、遷移的種種階段，我中華民族已混然的凝為一體；成爲不能離間，不能分拆的一個集體。

我中華民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却始終維持着最年青的面貌。我們民族不僅並沒有衰老，而且還是最年青的在繼續發展着的。——這一個民族是永遠不會衰老的！

雖然有許多民賊，便利個人的私圖，以「家天下」之私心，用盡了間接或直接的方法，來阻礙全民族的發展，來摧殘士氣，來壓抑人民的進步，來剝削人民的生活的權利，然而我們的先哲，我們的無量數的人民，却繼續的在重重壓迫之下，大無畏的反抗着，呼號着，發展着。像長江大河的東流，沒有一個阻礙能夠阻止我們民族的整個的生存與發展的。

我們民族是一個慷慨悲歌，捨生取義的民族；沒有一個民賊，沒有一次外來的侵略，能夠消滅了、或減低了我們民族意識的。我們民族必要而且必能繼續的生存下去，發展下去！

誠然，我們民族曾經經過了不少的「驚風駭浪」，曾經經過了幾個黑暗的時期，然而每一次風平浪靜之後，每一個黑暗時期之後，一個更光明的時代便很

快的跟着來了。不僅不會打擊着我們的生活力，而且祇有更堅定了我們的信仰！我們民族必要而且必能繼續的生存下去，發展下去！

在現在這個異族侵略的時候，我們民族表現得更一致、更勇敢了；回族的勇士們和山東、廣西的健兒們比肩的在作戰；滿族、蒙族的長老和有志之士們則在中央共同策劃着大政方針。我們現在不是爲了一家一姓或一朝一代而爭鬥着，我們是爲了整個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而爭鬥着的；我們是整個民族成爲一體而一致爭鬥着的。其意義較歷來之對外抗戰更爲深刻、更爲澈底，更爲重大。

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把往古的仁人志士、英雄先烈們的抗戰故事，特別是表現在詩文、小說戲曲裏的，以淺易之辭復述出來，當不會是沒有作用的。

我們知道：往哲們是怎樣的慷慨激昂的在呼號着，在鼓勵着，在抗爭着。我們

崇敬他們的火般的熱情，鋼鐵般的意志，赴死如歸的精神，百折不撓的勇氣。我們將在這往昔的偉大的故事，不朽名著裏，學習得該怎樣爲我們民族而奮鬥。氣節、人格、信仰乃是三個同意義的名辭，堅定、忠貞、犧牲乃是每個人所應有的精神。每一個人，都應爲「大我」而犧牲「小我」。成功不必「自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人人有此信念，民族乃得永生。讀着往昔先民們的故事和名著，乃更堅定了我們的這個信仰。

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日

目次

自序

- 一 周民族的史詩……………(一)
- 二 武王伐紂……………(六)
- 三 殷之「頑民」……………(一一)
- 四 奄、徐與淮夷……………(一六)
- 五 穆王西征記……………(三一)
- 六 犬戎的興起……………(三一)
- 七 「齊桓晉文之事」……………(三六)

- 八 王子帶之亂……………(四三)
- 九 秦穆公的霸業……………(四六)
- 一〇 弦高救鄭……………(五〇)
- 一一 楚民族的霸業……………(五三)
- 一二 子產的內政與外交……………(五六)
- 一三 柳下惠之介……………(六三)
- 一四 晏子相齊……………(六七)
- 一五 大教育家孔子……………(七三)
- 跋……………(九三)

一 周民族的史詩

在晉室東遷以前，我中華民族始終是一個征服者的民族，以黃河流域爲中心而向南，向西，向北發展着。

三皇五帝的事，「縉紳先生難言之。」最可靠的史料，直接可得的史料，實始於殷、周民族。惟殷民族的文獻，雖經近數十年來的殷墟的發掘工作，而所得過於零碎，且中央研究院所有的重要的收穫，也都未發表，所以我們的這個探討工作，只好開始於周。

在詩經裏，關於民族的史詩很不少。生民一篇是寫后稷的出生和功業的。后稷爲周的始祖，是帝嚳之後。周民族以后稷這個「農師」（吳越春秋：堯乃拜棄

爲農師，封之郤。爲始祖，這可證明周民族已是一個農業的民族；周的時代已進入農業社會的階段。公劉一篇，寫公劉避桀遷居於豳的經過。一個農業民族的遷徙，是很不容易的事。故啓行之時，必須「迺慎重」的「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然後他才「於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在綿裏，寫古公亶父的由豳遷岐，也是很聲色的。但在綿裏，沒有說明周民族爲什麼要由豳遷岐。據史記，是因爲戎狄的侵略；古公亶父之財物，但還侵略不已，欲得地與民。他只好偕其私屬去豳，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盡復歸古公岐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邑別而居之。」綿裏寫古公營築的事很詳細。這時周文化是更進一步了。

古公子季歷嗣立，遂以岐爲基礎，而伐西落鬼戎，伐燕京之戎，克余無之戎，伐始呼翳徒之戎。殷太丁命他爲牧師。這時，周民族的兵威是很強盛的。但詩經皇矣一篇裏，說季歷的，祇有第二第三兩章；如說季歷的事，只有「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及「其聽克明」。「王此大邦，克順克比」的幾句話，並沒有鋪張揚厲的寫着他克敵伐戎的故事。

但皇矣對於文王却大大的歌頌着。「密人不恭，敢距大邦，」於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這便是爲周，也爲天下而給打擊者以打擊的一次戰爭。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周的疆土是不可侵犯的。經了

這次的戰爭之後。周便「四方以無侮」了。他滅了密（密須）之後，又敗着國，伐邶，更進而滅崇。他還西拒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周書）。殷紂不得賜以「西伯」之號。關於文王的詩還有靈臺，文王等篇。

周民族的發展是很快的；從古公定居於岐，沒有多少時候，便成爲西方諸侯之長，而自命爲「大邦」，爲「下民之王」。

到了他的兒子武王，便起兵東向，與殷商爭奪中原了。

在今文尚書二十八篇裏，關於武王伐紂的，有牧誓一篇；但在古文尚書裏便多出了泰誓三篇，武成一篇。在汲冢周書裏更有酆謀解，寤敬解，和寤解，武寤解，克寤解等篇。這是周民族統治中原的大事業的開始，故鋪張揚厲至此。在詩裏也有大明，寫伐紂之事。「殷商之旅，其伯如林」這是寫紂兵之衆，然而武王有必勝之

心。「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萬衆一心，遂克了紂軍，奠定了帝業。還有武桓，文王有聲，（下半篇）下武，時邁等都是頌歌武王的功業的。「桓桓武王，保有厥土。於以四方，克定厥家。」（桓）祇有萬衆一心，才能成就了克般的大業。

周民族的成功是我中華民族更偉大的成就了向外發展的開始。

二 武王伐紂

西伯姬發的勢力一天天的大了；終於在民國紀元前三千零三十三年（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起大兵，從孟津渡過黃河，大敗紂師於牧野。紂登鹿台自焚死。姬發遂代殷而佔領了「中國」，稱爲武王。其由岐豐出發，東南下而擴張其勢力於黃河的中流及下遊，正和秦始皇的統一六國的情形有些相同。關於武王伐紂的故事，今所傳的已經都是片面的文章；都是得勝者的紀功紀德，而絕無失敗者的呼籲。一切關於紂一方面的文獻，差不多都已消滅淨盡了。因爲像孟子們的儒家的誇飾，紂的失敗，遂益成爲必然的。因了他的暴虐無道，臣民離心，武王之師一到了牧野，浩浩蕩蕩的七十萬的紂兵便倒戈叛紂，奔潰而散。在牧誓裏，紂的罪狀

不過是「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咎，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榮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以今語譯之，不過是寵婦廢祀，以疏間親，任用非人而已，武王因此便「恭行天之罰。」未免有小題大做，越俎代謀之嫌。後來的三篇泰誓及史記的記載，便硬替紂添做了許多罪惡。好像武王之討伐真是仁德之主，替天行道，替民伐罪似的。殷商已滅，紂已失敗，還有誰來辨正這些歪曲的記載呢？然而在許多古書的記載裏，究竟不能完全一致，完全統一。在他們的矛盾之間，我們到可看出這次討伐戰的一些真相來。

武成有「血流漂杵」之語，可見當時那一場戰爭的激烈異常。孟子因爲和他的理論不合，便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嘆。

周書紀載武王滅俘的數目很驚人。「武王遠征四方，凡整國九十有九國，滅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一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這記載也許有些涉於誇大。然而武王得天下之非「兵不血刃」則可概見。亡國的民族，自己的歷史雖然常被消滅了，然而得勝者的紀功碑，終難一手掩盡天下之耳目的。

元人有武王伐紂書；明許之琳有封神傳，皆寫殷周二族之戰；雖野語小說，人神雜糅，却沒有正史那樣的歪曲史實。

當時，殷之遺民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已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史記，伯夷列傳）這恐怕

是般遺民文學裏的唯一的作品了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孟子，公孫丑上。）

以這樣的清介之士，當然要嘆息着「以暴易暴」而不食「周」粟以死了。清初，有一部小說，名爲豆棚閒話，頗寄托着亡國遺黎的哀痛與呻吟；其中有一則故事，名爲首陽山叔齊變節，借着叔齊的名字，來嘲罵明末的逸民出來應試求官的故事，所謂「一陣夷齊下首陽」者是。桃花扇的最後一齣（餘韻）借着搜訪山林隱逸的皂隸之口，說道：「你們不曉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識時務的俊

傑，從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訪拿你輩哩。」正與豆棚閒話的作者同一的在諷嘲着那些亡國士大夫。

然而，殷之遺民的叔齊却平空的受到了無妄之災！

像伯夷、叔齊那樣的遺民在當時一定不少。可惜「歷史」是被戰勝者所湮沒了。

三 殷之「頑民」

周武王滅殷七年，殷的「頑民」便又起了一次變亂。——一次苦鬪二年的復國運動。所謂「頑民」是周人的說法。在我們看來便是所謂遺民或「義士」。殷雖被滅，紂雖亡，「中原」雖被佔領，而殷人復國之心終未死。明人張燧說：「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尙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如滲漉者哉！」（千百年眼卷一）這話是很公平的。

史記謂：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這裏面恐怕有文章。所謂「殷之餘民」便是被滅之餘的殷民，被一古腦兒趕到那去。雖仍以祿父（武庚）爲其領袖，却派管、蔡二叔在緊緊的監視着他。其防衛之方，不可

謂不嚴密。

然而，祿父必是一個有心人，或可以說是，像越王勾踐一類的人，其左右也必定有「能人」。我們看，他竟會把管、蔡二叔說服，和他成了一氣；把奄人、徐人和淮夷都結成了聯盟的關係，而周人却始終未曾提防到這，可見其手段的如何高強。

等到武王一死，成王還幼（只有十三歲），周公居冢宰攝政，他的機會便到了。管、蔡乃流言於國，說是：「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辭位避居於東。這方法是很利害的。或是祿父用巧言挑動管、蔡二叔的倒周公而代之吧。張篋說道：「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魯。」而其實，主動的人却是武庚。他們在當時，聲勢相當的盛；「東至於奄，南及

於淮夷徐戎。」所謂山東大抵皆是反者也。」

這時候，武庚們必有幾篇慷慨激昂的好文章，如今却都被湮沒了。所謂周公居東所做的七月等詩篇都不大可靠。然而大誥一篇却是可靠的。這是牧誓一類的誓師詞。「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便是所謂斬草除根之意。

周公奉成王命征東。這次「殷頑」和周師的戰爭必定是很艱苦的。蓋歷二年而始「畢定。」然而徐戎淮夷終於是不會完全被滅除，——雖然武庚和管叔是被殺了；蔡叔是被放了。

詠東征的詩，見於詩經的，有兩首，一是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這是征人的詩，當時戰事之烈，於此可見。一是東山：「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

行枚。蝟蝟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這是行役之去遠征於外，懷念室家，恨不得奔馳而歸。然而在三年不見之後，却見到他的「人」嫁給了別一家。這首美好的詩篇，恐怕不見得與周公東征之事有關。

最可惜的是，史料和文獻皆被戰勝者所湮滅無踪，我們對於「殷頑」所寫作的好文章，却連一個字也見不到！

在小說裏，列國志傳裏提到過這個「殷頑」復國運動的經過，却寫得很草率，與正史無甚不同。元人鄭光祖著周公輔成王雜劇（有元刊雜劇三十種本）所寫的也不怎麼高明。總之一切史料，連後人寫的「劇本」都在內，全都是「周公」為中心的；而「殷頑」的可泣可歌的二年苦鬪的復國史，却在我們文學裏沒有一點痕跡留下來。

三股之「頑民」

四 奄、徐與淮夷

周民族向東南不斷的擴張其勢力。武王滅殷後，遷「般之餘民」於鄆。鄆就是現在河南的鄆縣境。周的壤土開始和江淮一帶，東南沿海一帶相接。當地的土著，大爲不安。周的威力漸漸的有向徐、淮及山東東南部地方伸張之姿態。

武庚利用着這一種威脅，很容易的便聯合了東境的奄人（其遺址現在山東曲阜縣東），東南境的淮夷（「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是」，「胡渭」即今江蘇北部）及徐人（其遺址在今安徽泗縣北）共同起兵抗周。這聯軍起兵之時是成王二年（公元前一一一六年）奄、徐及淮軍進入了鄆，和殷軍會師。但不久便遭了敗北。奄、徐、淮各軍皆退守本境，但周軍追了過來，目的想直攻到淮、泗。可是

力量不夠，只到了山東曲阜境，滅了奄，遷奄君于蒲姑（今山東博興縣東北）就
算了。周把奄地給了魯國。但對於徐淮二夷卻暫時改取守勢。

但周民族始終沒有忘記了這東南的肥沃之土地。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
一〇九二年）於越來賓。這表示着周民族已遠遠的和在大江之南的越民族通
聲氣。康王十六年（公元前一〇六三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其巡狩的目的
是很明顯的。

於是，不到百年，大政治家的周穆王便勾結了楚人去伐徐。這一段故事很有
戲劇性。

這時的徐君，名偃，他的母親爲徐宮人，娠而生卵，棄之水濱。爲鶡蒼（犬名）
銜歸獨孤母家，覆煖之，遂躒成兒。徐君宮中聞之，便又取他回來。長而仁智，襲徐君

國。他野心很大，欲舟行上國，乃溝通陳蔡之間。這開闢運河的工程是很巨大的。他得木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以爲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多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他的勢力漸漸的擴大。

周穆王感覺到他的威脅，（後漢書云：「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此事不見他書，恐不可靠。）便命造父御驥騮之乘，一日而至楚，令伐徐。偃王仁，不忍鬪害其民，爲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爲徐山。

當王孫厲勸楚王伐徐時，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楚王遂興師伐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

此」(見說苑)這教訓是很可以深長思之的

徐偃王之敗在穆王三十五年(公元前九六七年)但就在這一年,楚人便欲北上窺周。虧得被毛伯遷敗之於泂,方才阻止了他們的侵入。然而楚人問鼎之心已始於此。

穆王也曾南征,至於九江,伐越,(公元前九六五年)會諸侯於塗山。(公元前九六三年)塗山在今安徽懷遠縣境東南。可見周民族的力量這時已經達到了淮河流域。

但淮夷的勢力還不曾失墜,徐夷也不曾全滅。周厲王三年(公元前八七六)淮夷便曾大舉西侵,到了洛陽。

周宣王即位不久,周的兵力才復振。宣王六年(公元前八二二)王命召虎

伐淮夷，又伐徐人。在詩經裏曾留下了幾篇重要的記功詩。江漢寫的是召虎平淮夷事。「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甯。」常武寫的是討伐徐人的事：「匪紹匪遊，徐方釋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舊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潰，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徐淮二夷既平，周民族東南方的威脅便消除了。到了春秋時候，成爲周民族之敵人的，在北方有犬戎，在南方便只有荆楚了。

五 穆王西征記

周穆王卽位於民國紀元前二千九百十二年。他是一位很有野心的大政治家。在尙書裏，他寫過君牙，寫過冏命，寫過呂刑。他卽位時，年已五十，所以世故很深。他的統治是戰戰兢兢的，「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君牙）「愴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冏命）其目的乃在「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見君牙）（君牙尙命均見古文尙書）但在呂刑（今文尙書）裏，他卻說道：「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他的統治者的面目是很猙獰的；他是把持着絕對的「君」的獨裁權力的。

他的最大的政治上的成功是南滅徐，北征犬戎，西巡狩至於西王母之邦。他的西征的故事尤爲當時的奇蹟，曠古所未有的盛舉。關於這故事會成爲很有趣味的傳說；在穆天子傳裏有了很詳細的記載。在列子裏，周穆王的故事也成爲很動人的好幾個篇頁。

但最早的記載則見於春秋左氏傳（昭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皆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

竹書紀年云：「穆王十三年（民國前二九〇〇年）西征於青鳥之所憩。十七年（民國前二八九六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見，賓於昭宮。」

史記趙世家云：「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這和說苑及後漢書之以徐爲楚王所滅者不同。惟後漢書謂：繆王「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與此說有些關係。）

根據竹書紀年之所記，是穆王西征了兩次；一次是十三年，到了「青鳥之所憩」，一次是十七年，到了昆侖丘，見西王母。但在同一年，西王母也便來中國答拜他。可見西王母之國，離中國並不遠。但根據穆天子傳，則穆王西征的路程相當的遼遠。他所走的路，凡「三萬有五千里。」計「自宗周灋水（在洛陽西北）以西，北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於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於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於春山、球澤、昆侖之

丘，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於赤鳥氏春山，三百里。東北還至於羣玉之山，截春山以北，自羣玉之山以西，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於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於陽紆，七千里，還歸於周，三千里。□假如穆王西征果然是馳着千里馬的話，（穆王有八駿，「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見拾遺記）那末這三萬五千里路的往返，在一年半載裏完成之，是不成問題的。但他却是帶着許多軍隊或從人走的。（「天子命王屬休，」一「屬六師之人，」均見穆天子傳）他們決不會日馳千里或四五百里的。而且，西征的道途並不怎麼好走；過河道，越山嶺，甚至須橫度沙漠。大約古代傳說，只是說，「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而後人却把這「周行」的故事附會得更有趣，誇飾得更離奇了。穆天子傳還只說他西征了三萬五千里，而竹書紀年

則曰：「穆王東征天下，二億二千五百里，西征億有九萬里，南征億有七百三里，北征二億七里。」穆天子傳所記的還都是人事，而太平御覽引竹書紀年則有：「穆王大起九師，至於九江，架鼉鼉以爲梁」之語。其他列子、述異記、拾遺記等書所述，怪異更多。所以，在穆王西征的許多傳說裏，穆天子傳還是最可靠的最近於「人」而遠於「神」的一部書。牠和禹貢同爲最古的地理書，比之十洲記一類的「方士」的夢話可注意得多。

根據穆天子傳，我們可以知道，穆王的西征，祇是親隣的政策的表现。故到處都受歡迎。在北循沱滹河陽而到了犬戎地方時，犬戎胡觴之。他到了郿人的地方，河宗之子孫鄒柏縈迎接着他。河宗柏天也逆他於燕然之山，他到了赤烏。赤烏之人其獻酒千斛。他到了西王母之邦，則觴於瑤池之上。幾乎到處的被歡迎。他的西

征和張騫的通西域恐怕有同樣的作用。而情形則全殊了。如果我們執穆天子傳和明人的三寶太監下西洋記一對讀，則更覺得古今人之如何不相及了。

對於西方的諸民族，周室大約一向是維持着很友好的關係的。所謂河宗或河伯便是黃河西段（在河套一帶）的一個很有勢力的河神的祭師吧。故他可以直接呼「穆滿」（穆王不一定是死後的諡號；湯及姬發都曾自稱爲「武」）他受天子之璧而西向沈璧于河，「視陳牛馬豕羊。」通過了這河宗氏的關係，河宗伯天乃做了嚮導，「乘渠黃之來，爲天子先以極西土。」而春山以西之赤烏乘則夙與周室有和親關係。赤烏之人兀，還獻二好女于穆王，列爲嬖人。穆王且很得意的說過：「赤烏氏美人之地也，瑤玉之所在也。」他經過西王母之邦，與西王母以詩相贈答。西王母道：「將子無死，尙能再來。」穆王則答之曰：「比及三年，將復而

野。」

關於西王母的傳說紛紜不一。山海經西山經說：「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大似一個女神或女巫，和河宗伯天的性質有些相同。在穆天子傳裏，西王母自己說：「我惟帝女。」好像是自以「上帝」之女自命。（顧實的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以西王母爲穆王之女，實過於武斷。）正和一個女祭師之口吻相合。明胡應麟却以爲「西王母不過女真，三姐，八百媳婦之類」，是以西王母爲一民族。但據穆傳，「她」實在是「個人」之名，和河宗伯天，及赤鳥之人「兀」相同。她在西方大約是相當的有勢力，和河宗伯天在河套一帶相同。後來的許多傳說和神話，把西王母更神化了；她成爲一個儀態萬方的莊嚴的女仙之主；在拾遺記裏已把西王母說成「昇雲而去」的一個神；其後

的列仙傳，集異錄，漢武內傳，三教搜神大全，仙佛奇踪等類的宗教書裏，都把她抬得更高；甚且平空造出了一個東王公和她相對配；這是很可笑的。

穆王所休憩，所經過的地方，像懸圃，像玄池，像瑤池，都已成爲神話中的名勝之區了。

穆王最後到了「曠原」，率六師之人大獵於曠野，「得獲無疆，鳥獸絕羣。」後駐於羽陵，「賃車受載」，開始東歸。惟不循原來的路綫。他向東南南走。他曾經過了沙漠。這是西征時所未經過的。他在沙漠中缺水喝。有「七萃之士」一名高奔戎的，「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穆王覺得很美，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後來，他別了河宗伯天。仍與犬戎相酬觴。這時，他所走的道路和原來西征的已很相近。他「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馱，造父爲御，南征翔行。逕絕霍道，升於太行，南

濟於河，馳驅千里，遂入於宗周。」

很多人都把穆天子傳裏所有的地名來引證今之地名。丁謙著穆天子傳地理考證，顧實著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以及 H. Yule 的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E. J. Eitel 譯的穆天子傳等書，均以爲穆王曾到過波斯。他們或以西王母卽爲波斯之襄西陀 (Tanchid) 王，或以爲西王母卽阿剌伯之示波女王 (Saba)；顧實且以爲西王母係穆王之女而嫁於波斯國者，其西征之終點羽陵，則卽爲今日波蘭之華沙 (Warszawa)。這些話都是不可靠的。我們觀於漢代通西域之困難，以及西域的人種，國家的複雜，可證穆天子傳裏的經遊各地，不會是今日之西域，或今日之土耳其斯坦；更不會是波斯及波蘭。其中所經歷的各地，似都與中國有久遠的親交關係。這在地理上與時代的關係上均不會是土耳其斯坦

乃至波斯、波蘭諸地的。這是不可能的！穆天子傳的經遊道里的數字的記載，當有誇大失實之處。大約穆王所到的，最遠不會超過今日的陰山山脈以北，崑崙山脈以西的。他歸途所經的「沙衍」，大約便是今日戈壁沙漠的東南邊境；他所大獵的「曠原」，大約便是今日內蒙古或青海的大草原。他恐怕根本上沒有度過崑崙山脈，度過大戈壁的可能。他所經遊的只是在今日河套的前後。即今日陝西以外的甘肅、甯夏、綏遠的一帶。這恐怕是周民族勢力或文化所及的最遠的西陲了。一切過於誇大失實的附會，恐怕全都是好奇之過，其失實正和後人之以西王母爲羣仙之「母」正同。

六 犬戎的興起

爲周室最大的邊患的敵人是犬戎。周平王在民國前二六八一年的東遷，便是爲了避免犬戎的壓迫。犬戎之名，初見於國語及穆天子傳。韋氏國語解道：「犬戎，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但據天穆子傳的所述，犬戎所居的地方，是在今山西太原（晉陽）一帶。也許他們的勢力是更向西伸張開去。把犬戎的地位放在中國的西北部，即今山西、綏遠、甘肅一帶大約是不會錯的。

但犬戎之出現，却遠在穆王之前。「犬」與吠，混及混均是一音之變。尙書大傳提及文王「四年伐吠夷」，史記匈奴傳亦有「西伯伐吠夷」，「隴以西有吠戎」語，毛詩大雅綿裏有「混夷駢矣」語，是犬戎、混夷、吠夷、吠戎，均爲同一之種。

族。史記匈奴傳把犬戎也混合的敍及。「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獫狁）葷粥（葷粥）」。均爲匈奴之古名。犬戎當亦爲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之一，和獫狁恐怕是同一族的。因爲逐水草而居，故居無定處；凡燕北至甘肅西的草原上都是他們的馳騁之地。史記均把他們併入匈奴傳中，並不是沒有意義的。

這一個游牧民族很早的便爲周室之大患。公劉邑於豳，至亶父而爲戎狄所迫，亡走岐下。所謂戎狄，便是混夷，也便是犬戎。後百餘年，西伯昌方才有力量去伐他。自武王至穆王二百餘年，周民族與犬戎均維持友好關係，各不相犯。穆天子傳裏所舉的犬戎胡與穆王相酬酢的事是很可能的。但國語則謂：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竹書紀年也記着：

「穆王十二年毛公班，井公利，逢公固從王伐犬戎。」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似穆王十二年確有征伐犬戎之舉。惟這一年的冬天，恐怕就是穆王西征的開始，正和穆天子傳子戎胡觴穆王的事相合。「征」固可作巡狩解；「伐」即「征」，恐怕也不會真是討伐的。國語有「且觀之兵」一語，疑是率「六師之人」到那邊去耀武閱兵之意。否則，興師征伐的結果，而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恐不會有那樣的傻人傻事。

穆王以後，在懿王時，西戎曾侵鎬，虢公會北伐犬戎。在孝王時，曾命申侯伐西戎。在夷王時，虢公會伐太原之戎。所謂西戎，所謂太原之戎，當皆是犬戎。申國和犬戎有了交涉，恐也始於此時。

宣王的時候，（公元八二七——七八二年，）周民族的兵威復振。他曾命秦

仲伐西戎；命尹吉甫伐玁狁。

玁狁爲患中國之烈，可於詩小雅采芣一篇見之。「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玁狁正在寇邊，怎麼能夠安居呢？「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王事辛勞，不敢安居，而只好僕僕道路之間；一切都是爲了玁狁爲患之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由春至冬，未得休息，誰還明白服兵役者之苦呢？

在詩小雅六月一篇裏，那氣象便大不同了。這詩人不是悲感的而是激揚的；這是得勝者的歌聲而不是失敗者的哀吟。「六月棲棲，戎事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於出征，以匡王國。」這氣魄和秦風之「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很相同。這時，玁狁已經侵略到「鎬及方」而「至于涇陽。」（今甘肅

平涼縣西，於是周師迎擊之，「至于太原。」（這可證明獫狁也便是所謂太原戎。）

在采芑（詩小雅）裏，也有「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語。這時，周室的兵力僅足以禦獫狁，而不令其入境而已，故「詩」裏的話還沒有征徐淮二夷的詩篇之赫赫誇大。至宣王末年，又曾伐過太原之戎，却不克而退。

到了宣王子幽王時，申侯因王廢其女申后之故而勾結犬戎入寇。中國後來歷史上的石敬瑭和吳三桂頗與申侯此舉相同。犬戎殺幽王驪山下，虜其后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民國前二六八二年）衛武公及諸侯乃立太子宜臼爲王，是爲平王。平王懼犬戎的壓迫而東遷于洛邑，這便是東周的開始。

許多詩經裏的悲憤詩諷刺詩，大約都是作於這個東遷時代的。

終春秋之世，犬戎或西戎爲患於中國不止。所謂齊桓，晉文，秦穆的霸業，也全都是**以尊王攘夷爲目標。**

七 「齊桓、晉文之事」

周室東遷以後，中央政府的力量幾乎完全失墜，而各地方的諸侯又各自維持着幾乎完全獨立的政權，對於外來敵人們的侵略是很難阻擋得住的。故「南蠻」的楚子竟敢於與周鼎輕重之心，而後來孔子一想到了當時險惡可危的中國的情況，便不禁的要讚嘆道：「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髮左衽」是戎狄之服式，也便是獾狍或犬戎的服式。假如不是管仲出來的話，恐怕中國真要成爲匈奴的附庸，中原或將早於晉室南遷一千多年前而淪陷於異族之手。

管仲相桓公，所以要「九合諸侯」者，其目的全在「尊王攘夷」，想要聯合

或統一中國的力量以抵抗蠻族的侵略。所謂會盟，便是締結同盟的會集。恐怕在這時代，只有「敵愾同仇」和「夏夷之防」的號召，才能聯合或統一了當時的地方的武力。原來，這些盟會不僅用來對付西北方的戎狄，也要用來對付南方的強敵「荆楚」的。故詩魯頌闕宮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語。以戎狄和荆舒並舉，可見「荆舒」在南方強大起來，而復欲侵入中原，也是春秋時代的大患之一。晉文的霸業便在於打敗了楚師的一舉。可是楚人很快的便漢化了。便擠入了中國諸侯之列，很快的便也成爲五霸之一，且也以盟會爲號召了。中國的諸侯便漸漸的忘記了楚是異族之一。她是完全同化於中國了。不見於詩經十五國風的「楚辭」與「楚歌」很快的便成爲中國文壇上的驕子。

齊居山東，擅魚鹽之利。管仲相桓公，以富國強兵爲務。他對桓公說，改革了內

政之後，有了肯同死的戰士三萬人，便可以「以誅無道，以屏周室」了。（國語）他「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見國語。管子小匡謂：「南至吳越，巴、牂、河、脹，不戾，雕題黑齒，荆夷之國。」所記與此略同而頗加誇飾。）但未戰，便與楚子和。魯莊公三十年（民國前一五七五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管子小匡云：「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斬孤竹而南歸海濱。」（國語）這一次遠征，他是很冒險的。齊軍營「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韓非子）他歸後，還獻山戎的俘虜於魯。（孤竹曾使人請助於魯。）不久，（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仲言於桓公道：「戎狄豺

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請救邢。」齊遂合諸侯救邢，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左傳）

他又嘗「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管子國語亦有「西征攘白翟之地」語。）

他的霸業，實不在於安內而在於攘外。

管子一書相傳爲管仲所作，實則爲戰國時人所假托。然與周官實同爲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政治理想家的傑作。我們如以管子與國語裏所記的管仲事相對讀，可知作者所記也並不是全無依據的。

齊桓公死（民國前二五五四年）不久，而有宋襄公者，想繼桓公之霸業而「合諸侯。」但他一出馬便爲楚人所執。不久，釋之。鄭伯與楚和親，到了楚國去。宋

襄公因此伐鄭。楚人出兵救鄭，與宋人戰於泓。襄公不乘楚人未濟及未成列擊之，失掉了戰勝的機會，遂敗退。楚以是益強盛，其兵力足迫脅中原。

晉文公繼之，（民國前二五四七年立）而遂以攘楚爲事。這時，宋、鄭皆勢弱。宋附於晉；鄭則依違於晉楚之間。民國前二五四三年，楚伐宋，晉救之。晉楚二軍遂戰於城濮。（今河南陳留縣）文公這一邊並不是孤單的；他連合了齊師，宋師及秦師，聲勢很盛。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寫這次戰役很有聲色，爲古代有名的大戰役的描寫之一。城濮戰後，鄭伯便也與晉盟而絕楚。

八 王子帶之亂

在城濮之戰前的四年（民國前二五四六年）晉文公嘗平王子帶之亂，迎襄王於鄭。「王入於成周，遂定於郊。」這是晉文公的霸業之始，而這一役也便是「尊王攘夷」的一役。

子帶之亂是周民族最可痛心的一次內亂。子帶爲周襄王之異母弟，其母惠后，以寵於惠王，故襄王畏之。民國前二五六〇年的夏天，王子帶勾引了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秦晉連師伐戎以救周。到了秋天，晉侯乃逐退了戎人。這是申侯以後第二次的勾結外寇以冀達到把握政權的大慾。可是，也同樣的失敗了。第二年，襄王乃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齊侯想替王子帶求和於王，以

王怒未息，齊使仲孫湫未言而歸。但戎難始終未已。諸侯合兵戍周，以禦戎師。過了近十年，襄王方才復召王子帶回京師，但到了第三年（民國前二五四八年）却又來了一個大變動。

這一年，襄王怒鄭人，却勾結了狄人去伐鄭。這是周民族之王第一次和狄人正式的合作。這狄人恐怕便是戎，恐怕是通過了王子帶的關係而勾結成功的。有遠見的政治家富辰力爭以爲不可。他說：「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它。徵於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卽翟，不祥，以怨報德，不仁。」王不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那一年的夏天，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而以其女爲后。富辰又諫之而不聽。後王廢翟后。翟人勾結了頹叔桃子及王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出奔鄭。子帶乃自立爲王，娶襄王所廢翟后，同

居於溫。襄王對於狄師的來侵，並不抵抗，惟富辰和其屬禦之而死。

這一段富於戲劇性的史實，左傳和國語都記載得詳細。

這是民國前二五四七——六年間的事。這時，秦師集於河上，將納王入周。狐偃言於晉文公道：「求諸侯莫如勤王。」文公乃行賂於韋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道。他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右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大叔（即王子帶）於溫，殺之於隰城。王子帶之亂遂平。王與文公以陽樊、溫原、欒茅之田。文公以兵力圍陽樊，伐原，取溫，皆獲之。以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

對於狄人的處置如何，史書裏却沒有記載。大約狄人是全師而退，文公却也不敢去追擊他們。觀於他的「行賂於韋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之舉，可知中國的

兵力已不足以控制戎狄。較之齊桓公之「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時的情形又不同了。這時，大約只有禦之之方而無討之之力。戰國時代趙武靈王乃不得不胡服騎射，以夏變夷，以圖生存了。只有秦人的戰鬥力還足以雄視西北陲。

九 秦穆公的霸業

秦居西北，迫近戎狄。民風以強悍見稱。周宣王時，秦仲伐西戎，不克，爲所殺。平王東遷時，秦襄公逐去犬戎，佔有了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秦遂大強起來。到了德公，徒於雍。他們始終在西陲，爲中國之屏障。其新興的銳氣大有像周民族初起時的情形。在詩經秦風裏，豪強之風躍然如見。而無衣一詩，尤爲執戈矛以禦邦國的最好的戰歌：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備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備我甲兵，與子偕行。

那樣的同胞感，洋溢於紙上，實是秦民個個所同具的。

到了秦穆公的時候，遂開始有侵略中原，拓土西疇之雄心，奠定了統一中國的基礎。正像周民族在王季和文王的時代一樣。

穆公以五羖羊皮從楚人那裏贖了百里奚來，用他爲謀主。秦師滅了芮又要潛師取鄭（這是公元前六二七年的事）。到了滑，鄭商人弦高矯君命犒師。穆公知其有備，滅滑而還。晉文公那時剛死不久，晉人欲襲秦師。先軫說道：「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遂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等三帥。但晉侯却釋了孟明等同秦。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深自引咎。復使孟明爲政。第二年，秦師又與晉師戰於彭衙，敗績。但到了第三年，穆公又率師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秦誓作於此時。但書序則以爲作於由殽敗歸之時。）

此後，他便專力於經營西戎。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的祖先是晉人，逃入了戎地。由余還能說晉語。穆公使人設法要降了由余。他以由余爲謀主，用其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號爲「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使也是因「攘」外而得到了成功的。

當時環同於秦地的西北境者，據史記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獯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穆公所服的便是「西戎八國」。

韓非子寫戎王（大約是八國中之一）的失敗原因很合理。穆王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

死（史記作「終年不還」，無「牛馬半死」句，大誤。）這便是以中國的高等文化來誘惑這些遊牧民族的。戎人沈醉於女樂，終年不遷移，牛馬自然要死亡半數，而其力量也因以大弱。遂爲秦所滅。因了由余熟悉西戎諸國的兵勢與其地形，別的戎族或小國便也都很容易的爲秦國所「服」了。漢民族的拓土西陲，當始於此時。漢代張騫們的功蹟，祇是竟秦人未竟之功而已。

十 弦高救鄭

當秦穆公出師東向，欲襲鄭國的時候，有一個很動人的故事發生。像弱小的鄭國，所以能夠經春秋之世而不即亡者，必有其所以立國之道。鄭居天下之中，四達之區，故多經營商業者。其民多愛國，雖處於「兩大之間」，經歷了許多次的風波，而終於每次都得恢復國家。而商人弦高的救國，尤為不朽的愛國英雄的行爲。（高士傳云：「高見鄭為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為商人。」這話是不可靠。高本來是一個大商人，春秋的新興階級之一，並非隱居不仕的。）

秦師的伐鄭，由於杞子的作內應。杞子告秦說：鄭的北門之管是他所掌。「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遂出師。

秦師到了滑，鄭商人弦高帶了貨物到周去做買賣，恰好遇見了他們。弦高知道他們過周而東，其目的一定是在襲鄭，立刻便遣他的同伴奚施歸告，一面却矯了鄭伯之命，以璧犒勞，膳以十二牛。他對秦帥說道：「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以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爲大國憂。唯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敢犒從者。」如果從者不棄敝邑而見過，則「居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秦師知其有備，乃率師而還。而鄭伯得到了這消息，也便逐杞子而去之。（參左傳與呂氏春秋）

大商人弦高便這樣以他的資力與智力救全了他的祖國。

淮南子說：「鄭伯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不知有何依據。恐怕是附會之辭。

十一 楚民族的霸業

楚爲熊姓，所佔居的地方在今長江中流，即兩湖的一帶。他們並不是周的同族。在春秋以前，不曾與中原諸國有什麼交涉。中原的人以蠻夷目之；他們自己也以蠻夷自居。（史記卷四十一「熊渠曰：我蠻夷也。」）詩經的十五國風裏沒有「楚風」。

詩采芑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又闕宮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是均以楚和玁狁等類齊觀。

但到了春秋時代，楚民族很快的便吸收了周民族的文化；很快的便進入了中原諸國的爭霸的局面上來，很快的便表現出他們的蘊蓄着的燦爛的精光來。

到了戰國，楚文化達到了最高峯。楚國的人才號為極盛。而中原諸國也早已引為同「道」。忘其為「非我族類」了。

楚民族先後滅國五十八；他們向北向東而發展。「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左傳二十八，）後乃侵略到江淮間諸國。

晉文公的霸業奠定於城濮之戰。而這一戰便是阻遏楚民族的北進的。楚，晉成了世仇。楚莊王與晉戰於邲，勝之。楚遂代晉而成為盟主。

在這時候，楚民族是竭力在吸收中原文化。竭力在模仿中原的禮儀與習俗，竭力要想脫離了蠻夷之風而與中原人同化。

在左傳及後來的呂氏春秋，新序說苑等書裏，作者們對於楚民族的「華」化，都是記載得很詳細，而且很同情的。

楚穆王時，楚的威力及於北方的陳、蔡、鄭、宋諸國。已有代晉而爲盟主之概。及莊王立，霸業遂成；儼然成爲「天下」之主盟者了。

莊王極力的要效法桓文，爲仁義之言，樹立盟主的威信，完全脫去了蠻夷之風而進於中國。這是他的進攻的策略之一，使中原諸國漸漸忘記了他們的「非我族類」。故他可以爭霸於中原而不至於致諸國共同的對抗。他既滅了陳，而復封之，說是「不貪其富」；而陳自此附庸於楚。他已經入了鄭，却立刻便與鄭和，說是「其君下人」；鄭也遂不大敵視楚了。他圍困了宋，却又與之盟而退師，盟道：「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而宋人也便不大防禦他了。先兵而後禮，這是他的慣技。明知不能佔領而知機即退，這是最可怕的侵略的技術。

關於楚莊王的故事差不多成了一個「傳說叢」。從他即位後的「三年不

語」的故事起，每一個故事都是很可愛的。他成了古代最雋妙的一個「傳說叢」中的中心人物了。

莊王立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伍舉入諫。以隱語說之，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飛，飛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史記作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羣臣大悅。

莊王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有一次，王聽朝，回宮得很晏。樊姬問飢倦否。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問賢者是誰。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問故。姬曰：妾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明日以姬語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使人迎孫叔

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見列女傳）

關於孫叔敖的出仕，其傳說也不止一篇。孫叔敖便是兒時殺兩頭蛇的。

莊王嘗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後晉與楚戰，果得絕纓者之死力而勝晉。（見說苑）

莊王攻宋，廚有臭肉，罇不敗酒，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將軍子重諫。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見王孫子）

雨雪，楚莊王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使巡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糧者賑之。國人大悅。（見尸子）

像這樣的故事還有不少。恐怕是把楚民族的可述的故事都集中到楚莊王

一人的身上了；正像善必歸堯舜，惡必歸桀紂一樣。這可見楚民族原來和中原諸國相隔絕，雖一旦交涉頻繁起來，而對於楚事究竟不大明瞭。只好找一個最著名的
人物來寄托或附會這些傳說了。

十二 子產的內政與外交

鄭爲周的同姓諸侯。從姬友（鄭桓公）初封於鄭，便成爲周室的屏衛。到了莊公，開始與周不睦。文公以後，鄭的國力漸漸的衰弱了，甚至依違於晉、楚二國之間，成了一個附庸之國——楚強則依楚，晉強則盟晉。事大國是很困難的。時時引起了無謂的糾紛，而受到壓迫。內政又是很不安定。當子產立爲卿的時候，正是簡公怒其相子孔的專權而誅之，情形相當的混亂的時期。子產爲鄭成公少子。名公孫僑。他初欲辭政，以爲「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但當他一執政，便好像農夫的耕田，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他問政於然明。然明道：「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他的爲

政差不多是根據了這句話的。他道：「唯爲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當封建的時候，貴族宗子專擅着政權，老百姓除了出財出力（賦役）之外，是什麼權利都不能享受的。祇要統治者略略的清明，賞罰相當的公正，他們便已感滿足了。子產的政治見解正針對這個貴族專權時代而發揮的。

他要大家都守「法」，（一個國家必須有上下共同遵守的法律）便首先鑄刑書。他一味以「法」治，鄭人不習慣於這種「法」治的嚴正的條例。他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產，吾其與之。』」但到了三年，他們却又誦之道：「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這是他的治蹟的成効。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主張毀了牠。子產道：「其所善者，我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他畢竟是相當開明的。在這樣的相當開明的法治之下，鄭國便開始安定了。

國內一安定，他便專意的對外。

鄭國的外交最難。附楚則晉怨，附晉則楚怒。依違於兩大國之間，而且他們往往誅求無厭，責備無端。但在子產當政這一個時代却對付晉、楚得很好。他因為國內的安定，所以對外比較的強硬，有立場，並不是一味的屈伏與依附。呂氏春秋說過一件故事。晉人欲攻鄭，叫叔嚮去聘問。子產爲之詩道：「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叔嚮歸，道：「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

其實，子產是有相當的力量，其力還是足以左右晉楚的霸業。他守中立，不偏袒於一國，他們便也不敢去逼他。終他的一生，鄭國不曾有過嚴重的外患。

子產是一個意志很堅強的人物，他覺得對的事，任怎樣也不肯變更。「苟利社稷，生死以之！」這是如何的一位愛國的大政治家的氣度！

這位大政治家成爲春秋時代的許多「爲政」的故事的中心人物。恐怕有一部分是附會上去的。

鄭公要叫伊何做一邑之長官。他道：叫他去學學，便更能「知治」了。但子產根本反對從政而後學的。他道：「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也。正像「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後來，以詩賦求士，以科舉求士，都是強以未學爲政的人而使之從政的。千年來整個政治的黑暗，不上規道，這也是原因之一。

子產之惠在愛民。孔子道：「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子產死，孔子爲之出涕，道：「古之遺愛也。」鄭人也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

他成爲一個模範的大政治家。「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一句話成爲從政者的一句不朽的格言。

十三 柳下惠之介

孟子說：「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盡心上）又說：「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萬章下）他律已甚嚴，這便是「介」，處世圓融，這便是「和」。「介」與「和」並不是互相衝突，互相矛盾的。

柳下惠（展禽）之「介」可於「岑鼎」一事見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勿信，以爲柳下惠以爲「是」，則受之。魯君請於柳下惠。他答道：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呂氏春秋）這便是他的「介」。他雖「和」，但有他自己不可侵犯的「國」境。他是有所不爲的！

「柳下惠爲上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論語微子）

這便是柳下惠，一個愛國的政治家的最低限度的信仰。他不怕「三黜」，他不恥下位，祇是誠誠懇懇的做他自己應做的事，爲他自己的國家而做事。

他處於羣衆之中，和而不同。孟子道：「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公孫丑上）列女傳所敘的，也和孟子相同。

由於這個描狀，便發展出了柳下惠坐懷不亂的一個傳說。

孔子家語說道，魯人有獨處一室的，「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

婦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媿婦道：「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姬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這大約便是關於坐懷不亂的傳說的一個開始。

公元前六三四年（魯僖公二十六年）齊伐魯。魯人命展喜犒帥。喜對齊侯說的一套外交辭令是受命於柳下惠的。這個重要的外交，終於因對付的得法而免避了實際的兵禍。齊侯許爲平而還。關於這件事，左傳國語及說苑均記載之。左傳祇說受命於柳下惠。國語則把柳下惠的地位抬得高些。到了說苑則東見齊侯的變成是柳下惠他自己了。這可見「傳說」之如何變異與演化。

柳下惠死，他的妻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疆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列女傳）這足夠說明這個政治家的面目了。

符子（釋史引）說：「鄰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何也？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我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這不似柳下惠的話。這是後人的附會。

十四 晏子相齊

晏平仲的傳說，在很早的時候便成了一個中心。他差不多成了一個模範的「賢」臣。晏子一書是集合這些傳說的大成的。管子是有系統的政治書，晏子却是很漂亮的因勢利導的「諫」書，是「末」世或「衰」世的一部書。他恰好是產生在蘇秦、張儀之前的一個不同時代的人物。他和孔子同時；他和孔子都是有世之心的。孔子有他自己的「理想國」，是一個「理想的大政治家」。他却是一個沒有深遠的理想而有切實的「匡世」之智謀的「賢」臣。他歷事齊之三君（靈公、莊公、及景公）都是所謂「暗主」。但他却能以諷諫補救之。當時的老百姓們有了這樣的一個政治家已感得滿足了，故便把這一類「賢」臣的傳說

集合於他的一身，正如將楚國「名」王的故事集合於楚王的一身一樣。

他在「荒淫無恥」的時代，代表了僅存的「清明」之氣，漢民族的傳統的道德。

晏子治東阿三年，而毀聞於國。景公不悅，欲免之。晏子請復治阿三年。三年後，果譽聞於國。景公賀之。但晏子不高興的對道：當他初治東阿時，嚮托不行，貨賂不至，民無飢者。但貴人及左右却惡而毀之。這三年來，嚮托行，貨賂至，多便利權家，民飢者過半，而譽聞於君。「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景公知其賢，乃任以國政。齊以大治。（見晏子及說苑）這故事反映出當時貴族政治的黑暗與不平。

齊侯問晏子道：忠臣之事君也何若？他答道：「有難不死，出亡不送！」這話大出齊侯意外。他道：「言而見用，終身無難，是不必死。諫而見從，終身不亡，是不必送。」

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新序）這完全是「社稷爲重君爲輕」的大政治家的見解。

他立身至潔，自奉至儉。爲齊相，中食而肉不足。景公知道了這事，將割地封之。他道：「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厚取之君，是不忠，且不智。十升之布，脫粟之食，足矣。景公道：昔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道：「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晏子）

他薦田穰苴，而齊之國勢賴以復振。（史紀）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道：「君蓄勇力之士，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恐

搏之不得，刺之不中。晏子乃以二桃餽三士，使之自鬥而死。（晏子）這兩個故事流傳得很廣。在列國志傳及新列國志裏都曾講到。而元無名氏的雜劇田穰直伐晉興齊（有脈望館鈔校本），把晏子之薦穰直寫得尤爲着力。

「薦賢舉善是吾心，安邦治國訪知音。」

「全行仁義施忠政，留得清名貫古今。」

古今小說裏有話本晏平仲二桃殺三士一篇，却是寫他施計除掉公孫接等三勇士的。他被寫得很冷酷無情。其實，他是一心社稷的，對於田穰直與一勇之夫的公孫接等之間，其分別，他是看得很清楚的。穰直是將才，公孫接等却是匹夫之勇，「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反是禍國之徒。去之正是爲了國家的安甯。但經那篇話本那樣一描寫，讀者們的同情却寄托於「三士」的一方面了。

關於晏子最有名的故事，是「使楚」時的一則漂亮的對話。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道：「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他從大門入見楚王。王道：「齊無人耶？」晏子道：「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道：「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道：「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說苑）

敦煌石室發現的一篇晏子賦（見敦煌掇瑣）便是寫這個故事的，不過以爲他是使梁；對話也多出不少。大約一部分是從托名於宋玉的大言賦、小言賦演變出來的；一部分却從三國蜀志吳使張溫問天，秦宓答辯不窮一則故事演變出來的。

但晏子之成爲一個民間的英雄，一個傳說的中心却不是偶然的。在那個貴族專政的時代，像這樣的一個忠國愛民，勇於諷諫，富於智計，肯替老百姓們說幾句話的「賢」臣，自然會成爲一代的口碑的集中點了。

十五 大教育家孔子

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並不是一位宗教主。他是蘇格拉底，不是耶穌，也不是喬答摩。他是澈頭澈尾的一位人世間的人。在他的一生裏，一點的神祕的氣分也沒有。他最愛人間。他道：「鳥獸不可與同羣。我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他雖不是一位澈底的無神論者。但他「不語怪力亂神。」他「敬鬼神而遠之。」他是一位「誨人不倦」的老教育家。

在他早年，他是最熱忱於救世或「匡」世的。他有整盤的政治的理想。他神往於「文武周公」之時代。他敬重管仲。他道：「微管仲，我其被髮左衽矣！」他同情於同時代的大政治家子產和晏平仲。他有熱烈的救世之心，雖其方式不像後

來的墨翟的摩頂放踵，可是一生的奔走四方，爲的是要行其「道」於天下，這「道」便是文武周公之「道」，便是他的政治理想。但終於無所成而歸。歸後，便專心於從事教育事業。相傳他有弟子三千人，其中最著者有七十二人。在他之前，「學術」是被把握被封鎖在貴族們手上的。到了他之後，才把「學問」解放了；三千弟子之中，差不多全部是平民。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一個變化。論語裏有一段話，形容他道：「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這已是他的全貌了。又有一段話道：「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三千弟子們怎樣的信仰他，從這裏也可以看出。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以他所神往的或想像中的古代的黃金時代的政治爲

根據的。這種想像，其實便是他自己的理想構成的。他看不起當時的從政者。子貢問道：「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論語、子路）他的政治理想便是針對着當時腐敗的貴族政治而發的。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怨。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顏淵）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爲政）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

他的整個政治學建築在「賢人」政治之上，而尤以「教育」人民爲主。對於執政者的自身的忠、勤、正直，尤不憚三言四言之。在當時，這樣的耿直的議論已非常世執政者所能容的了。所以孔子栖栖皇皇的奔走於四方而一無所遇。在早期，他還不十分熱心從政。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

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爲政）但漸漸的便覺得要救世便非從政不可。「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這是他的自信。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買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子罕）他總想求在政治上一試，甚至「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以中牟畔，召他，他又欲往。他道：「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陽貨）

但他並不是一味「熱中」於政治。他是有所執着，有所不爲的。他以宗周爲第一義。他是「聖之時者」，總是針對着當時的局面而發言的。「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他又

道：「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修）

他明白當時的大病在中央政府太軟弱而地方的勢力太大。一方面國力消耗於內戰，一方面外患之迫來，一天天的緊張，却無以抵禦。所以他處處主張宗周，主張維持傳統的政治中心，主張維持古代的禮樂。「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當他們三家（孟孫、叔孫、季孫）舉行祭禮於撤祭物時，僭歌周頌裏的雍，孔子也大為不高興，以為這是天子之樂，「奚取於三家之堂！」又當陳成子弑簡公（魯哀公十四年）時，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憲問）

他所以如此熱切的要求尊重傳統的權威，其最主要的原因，便要集中權力以對外。他對於管仲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武力而能夠統一中國的力

量以對外，最爲稱道。然而他自己却是周游天下而一無所成的。他以無比的堅忍與熱誠周游天下，要行其道。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荷簣過孔子之門的人，聽見他擊磬的聲音，道：「有心哉，擊磬乎！」却又批評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均見憲問）他們都是「道」不行則隱的主張者。像楚狂接輿簡直的在勸孔子可以退休了。「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在長沮桀溺的一段話中，尤可使人注意：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

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

人既不能和鳥獸同羣，則始終是人世間的人，便非愛這世不可，當亂世，便非救這世不可。孔子的這個意見是雪亮的，可以感動一切時代的人。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季氏）

這一段話足夠說明孔子之「道」的定義，足夠說明他的如何針對着當時「陪臣執國命」的可痛的政況而對症發藥。

他曾一度爲季氏史。後魯定公以他爲中都宰，爲司空，且爲大司寇。定公十年，齊魯有夾谷之會。要不是孔子堅執着「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的主張，那一次會，魯是要吃大虧的。後來，孔子以大司寇攝相事，誅了亂政的大夫少正卯。但不久，魯君便疏遠了他。他離魯出遊。

他被斥於齊，被逐於宋衛，被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復反魯。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這一年是魯哀公十一年。他已經在外面飄流到數十年了。

但他在飄流的時候，却無地無時不在學習，不在搜集文化資料，也無時無地不在施教。跟隨在他左右的子弟們很多。有勇士，像子路，有商人，像子貢，弟子來的地方不同，出身也不同。他們彷彿都是第一次向學術睜開眼睛，第一次有機會受

到最早的最偉大的講學者孔子的教育。

孔子爲什麼會感到學術的非解放不可呢？第一，他是殷之後，從宋襄公一脈相傳下來，原來是公族，被華氏所迫而出奔於魯。他生時，他父親已死。所以他貧且賤，是一個十足的在沒落中的貴族階級。因爲他還是這個貴族階級裏的人，所以他有獲得及搜集傳統的文化的可能，以他的好學不倦，各地的史記、學術幾有集中於他一身之概。

他生于貴族階級沒落的時代；貴族們的荒淫無恥，橫征暴斂，使一般人民大感痛苦。而商業的發達，使商人們的地位逐漸增高。貴族們的家臣或陪臣們——其出身大多數是老百姓，少數是沒落的貴族——的勢力也逐漸的加強了。這些新興的階級的產生和農民們的相當覺悟和反抗力的加大，（詩經裏的詩，像「被

「公子兮不素餐兮」之類都是代表農民們的憤呼悲號的詩經裏農歌之多，也足以見當時農民們的力量逐漸為「學者」所認識。正蘊釀着一個偉大的轉變的時代。而他，孔子，却是適當其時的把貴族的文化集攏了來而傳佈到一般人民的階層裏去的一位最偉大的講學者。他的講學上的成功正可與他屢次不遇的政治上的失敗正對比。他之所以成爲「百世師」，便在他的解放了「學問」，使老百姓們都有得到「學問」的機會。在他的三千弟子裏，出身於貴族階級的很少。從他以後，中國的一個偉大的哲學時代方才產生出來，而這些大學者們的出身也大都不是貴族。

他在知識的傳佈之外，首要養成一個「君子」，一個堅貞的大人物。所以他道：「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又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淵也。」（子罕）又道：「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罕）又道：「見利思義，見危授命。」（憲問）又道：「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這些教訓都是最肯定的在動亂時代的箴言。

他所要養成的「君子」所要訓練的「士」便是最堅貞不動搖的人物，便是「殺身成仁」的先驅者，便是動亂時代的柱石，便是「中流」的砥柱，而決不是無恥的動搖的份子。

所以孔子是不能被利用的；孔子的教訓和學說是不能被竄取、修改的。凡是「孔子之徒」都是一個「君子」，一個堅貞的「士」。凡出賣民族利益的，操守不堅定的，口仁義而行若盜賊的，雖然每每自命爲「孔子之徒」，自命爲孔道的宣揚者，而實則正是孔子所欲「誅之」者的。

孔子和孔子之「道」自漢以來，便爲民賊們叔孫通們所利用，所襲取，所變質，根本上並不是他的真面目。

孔子是一個最熱烈的愛中國者；在政治上失敗了之後，他便以第一個講學者面目出現於中國歷史上，要在「文化」上致力。

他自己說道：「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爲政）這是他爲學的經過。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這是他的最好的自述。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

也已。（學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學而）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公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

子曰：賢者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者回也！（雍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季氏）

這些話都是珠玉，都是爲學者的最好的良箴。而他自己爲學之勤，也可於此見之。他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彬彬矣。」「子入大廟，每事問。」（八佾）他的能夠把貴族文化集合了攏來，把書、禮、詩、易、春秋，都編定了下來，正是他艱苦從學的結果。他道：「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

乎已！這是他的憤語；他所最看不起的便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陽貨）在論語裏，有讚頌孔子的話不少。達巷黨人道：「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罕）儀封人見到了孔子之後，出來說道：「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八佾）這裏所謂「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正指他是文化的傳道者。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裏所謂「斯『文』」便是「文化」之謂。他集合古代文化於一身，其生命確是異常的重要！他的不幸，便是整個古代文化的不幸！他之所以稱「天」者，在他那時代，運命的信仰是很普遍的，當然，他也不能是絕對的例外。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隄也，猶可踰也。仲

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子張）又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子張）這和韓愈的頌李白、杜甫：「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蟬蜩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同樣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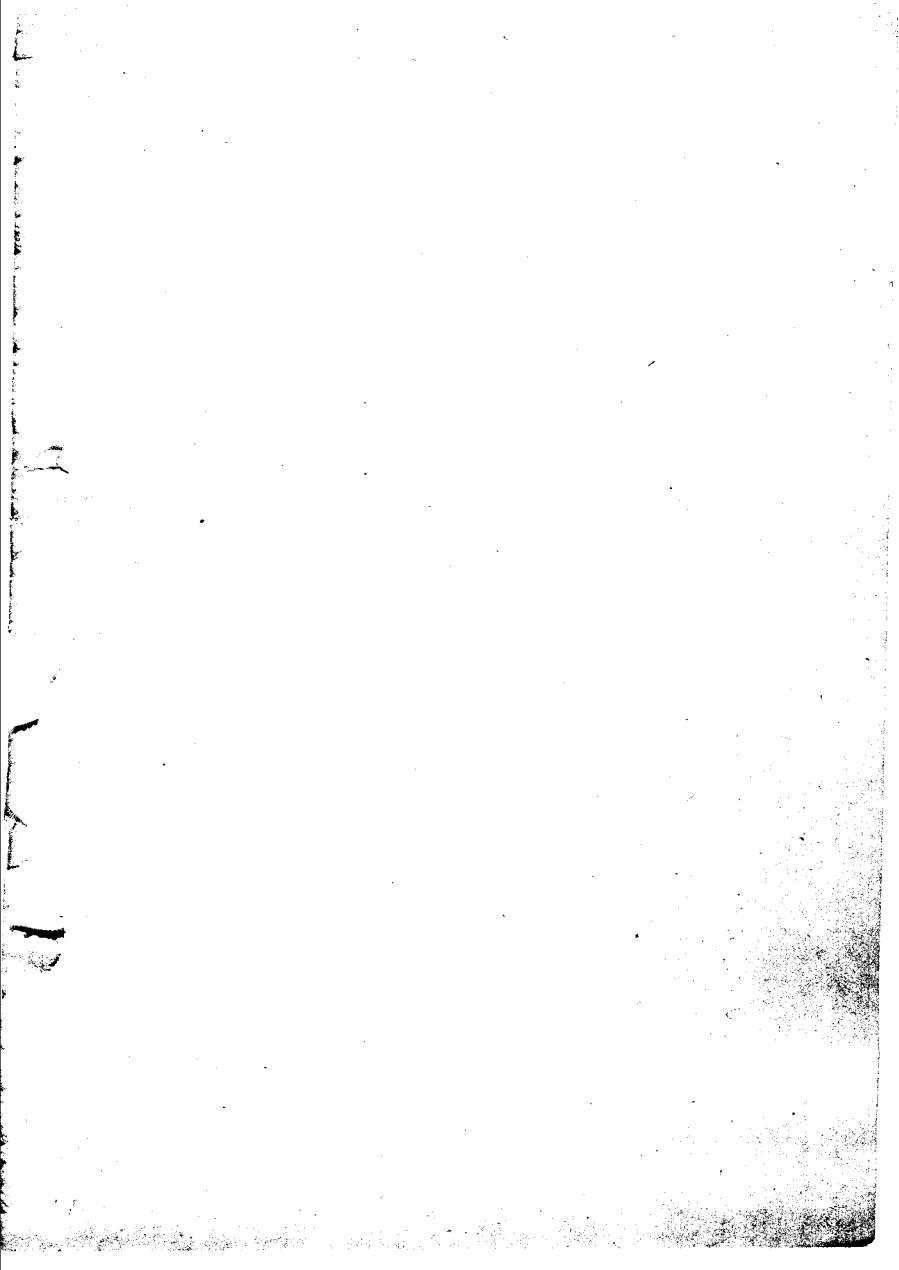
司馬遷道：「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可謂至聖矣！」戰國以後，「孔子之徒」在實際上便成了古代文化的「典守」者了。

把孔子成爲一個宗教主，一個「巫師」般的人物，把許多怪誕的傳說和神話塗附於孔子的身上，全都是漢以來的胡鬧的把戲。在那裏的孔子，是被利用了，被變質了的。

孔子是蘇格拉底，不是釋迦，不是耶穌，不是默哈默特。他是最愛人世間的；他

是一個理想的大政治家，一個偉大的學者，哲學家，但絕對的不是一個神秘的人物。

關於孔子的言行生平，論語是最可靠的；（但已有一部分爲後人所增飾。）史記上的孔子世家幾乎全依據於論語。家語、集語及闕里志等附會已不少。而明人蔡復賞的孔聖全書多至三十五卷，（四庫存目，予藏有此書。）差不多把關於孔子的一文一語都搜羅在內。但當然，把無數怪誕的傳說也都搜羅於中了。又曾見明嘉靖、隆慶間刊行的一部關於孔子的演義，（孔子平話（？）鄞馮氏藏，）萬曆間刊行的一部孔聖周遊列國大成麒麟記傳奇，寫得都還比較的謹慎。至於像孫武子雷砲與兵救孔聖（鼓詞，明末清初版）一類的書，便荒唐得不值一顧了。



跋

右民族文話十五則，皆係作於中華民國二十七年的春夏間者。前七則，發表於申報的自由談上，後八則，則發表於魯迅風上。那時候，國軍已經西撤，上海變得小得可憐，只賸下舊公共租界及舊法租界二區，還可以有小小的自由。其實也祇是大家相濡以沫，無人能知命在何時。後來，環境更加惡劣了，魯迅風終不得不停刊，我的「文話」便也不再寫下去。我那時候用的是「源新」的筆名，曾經逐則剪貼起來。「十二，八」時，連同他稿，托徐調孚先生代為保存。歷經變亂，幸得保全，不得不感謝調孚先生的熱忱與好意！敬於此謝之！

這部「文話」原想寫到民國初年為止，不料寫到孔子便中斷了下來。但

跋

九三

像這樣的寫法，似乎還不算陳腐。自己校讀了一遍，也頗爲喜悅，便這樣的集成一本薄帙，再行與讀者們相見。

我自己很喜歡「春秋」的時代，所以寫這時代的「話」特別多。這已不是什麼「詩話」「文話」一類的東西了，大類關於周民族的一部分的簡史。有許多比較難懂的文句，本來應該加以註解，因爲沒有什麼工夫，只好照原樣的讓她印出。從這「文話」中斷後，我已不大在什麼公開的刊物上寫文章，自「十二，八」後，我簡直是「絕筆」不彈此調。

今日能夠再以此書與讀者們相見，誠是感觸萬端。「勝利」帶來了「新生」。且讓這舊的文話做一個過去的結果吧。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一日鄭振鐸跋。